

西南稀見方志文獻

第四十三卷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第一輯

西南稀見方言文獻

第四十三卷



本輯主編：林超民

張學君

王水喬

副主編：高衝 尹波

陳寶生 蕭霽虹

王 強

本卷目錄

永寧州志

〔清〕黃培杰纂修

湄潭縣志

〔清〕楊玉柱修纂

一一八一

【清】黃培杰 纂修

永寧州志

《永寧州志十二卷首一卷》，清黃培杰纂修。培杰，會稽人，官永寧州知州。本書據清道光十七年（公元一八三七年）刻本影印，原書成品尺寸為二十七點二厘米乘十六點五厘米，版框尺寸為二十一厘米乘十三點五厘米。

永寧舊無志乾隆閒學博謝君廷薰草創成書旋毀於兵燹間今又數十載州牧會稽黃君乃卒成之於序可謂難矣難而卒能成之可謂知所務矣顧亦思州何為而有志也哉土地廣矣孰高孰下旱潦應如何畜洩孰腴孰瘠賦役應如何均平或居衝或居僻防守應如何扼要或多山或多水物土應如何適宜則非志莫悉也人民衆矣勁靡異性孰宜剛克孰宜柔克華樸異俗孰宜示儉孰宜示禮某多門訟當束之以禮讓某多佚遊當導之以勤力則亦非志莫悉也既周知其土地又熟察其人

民於是而政事乃有所措矣然而道與時為變通法隨世以輕重則建置之沿革前賢之擘畫學額之增減物力之登耗習尚之淳漓人材之升降上下數百年間皆須目營而心識之則亦非志莫悉也然則志可無作哉而亦豈可徒作哉今黃君既調永寧州志  
卷之二  
總序  
工  
黃平而猶汲汲為此則必不僅為紙上之談而余且將證其境內之象矣黃君勉乎哉

道光丁酉六月望前三日善化賀長齡序



新修永寧州志序

州有志所以志一州之事實質於今而傳  
於後可以起化維風所關甚鉅也永寧向  
無志乾隆壬辰秋學博謝君廷薰始纂輯  
至丙申秋告成凡十卷署州牧王司馬潤  
賓紳士朱紱吳擢田永蕃等議刊未果後  
經南籠逆苗蔓延城被圍書遂散失迄今  
又六十年矣夫自元代設州以來事歷三

朝歲逾五百凡建置沿革制度典章以及  
風俗之變易人文之盛衰吏治之興廢物  
產之盈虛莫不因地制宜隨時損益苟傳  
聞失實紀載無徵其何以詳覈源流考鏡  
得失俾後之人觀感而興起哉乙未首夏

余奉

命牧斯土甫下車欲知是邦之故實索州乘不  
可得於是囑學博任君清彦孝廉修君武

謨求謝君之所為志閱數月任君瓜代返  
省訪於謝君之六子庠生名激者得數卷  
修君武謨復於安南楊君嗣煊處得數卷  
然皆抄本殘缺不全若不急為修葺將併  
此殘缺不全者久而愈不可得矣豈非可  
牧者之過哉余不敢以學問譖陋自辭爰  
於公餘之暇檢閱謝志正其謬芟其繁增  
益其所無而又考之通志以求其全采之  
舊牘以核其實其有不合者則又廣為諮詢  
折衷焉以歸於至當凡十有一月而藁  
成為綱十有二為目六十五要皆質而不  
文敘而不斷疑者闢之濫者黜之可儀型  
者錄之足鑒戒者載之務愜於人心之公  
而不失乎記事之旨以為一州之信史是  
則余之可告無過於斯土者也是為序

道光十六年歲次丙申秋七月貴州安順

府永寧州知州會稽黃培杰撰



永寧州志

卷序

舊志序

謝庭薰

朱紫陽蒞官所在輒搜其志乘備一方之寶錄卽所以端一方之風化也薰幼時先君子俊公庭訓每舉當湖陸稼書先生之生平以開示業師蒲城原簡齋夫子安平陳定齋夫子皆切切課薰喻義而勿喻利爲已而勿爲人今再膺

簡命取教永庠仰蒙

大憲提撕一切品文物垂典章整綱常美風俗咸分寄於薰之擔負而不可一日弛孔子上下今古夏禮

承奉勦志薰序一  
般禮非不自能言之而猶屬望於杞宋文獻之足徵蓋雖聖人亦不能以聰明自用也壬辰夏薰時方借補查城訓導都中晤朱主政鍾麒詢知永舊無志薰喟然曰今

天子文治盛則天下文明大郡大邑皆有志也永何缺焉朱主政曰我永之人亦久欲修而特懼網羅之難詳難薰謬不畏難首於京摘錄一統志以爲根據仲冬踐任復覈元明史新舊省志點記黔書續文獻通考與一切古籍誠不敢不乙夜搜討惟是查城市

初關於達安其人其事之載在舊冊者甚屬寥寥苟非諸君子以承人譚永事先親切吐實客抒所見俾得所藉手薰豈能憑臆以撰耶且夫相臣之薦賢者盡一世英挺之梗楠杞梓而選之造之所以樹國樑也史臣錄善者舉千古埋藏之忠孝節義而表之揚之所以張國維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其志不同而志之指歸則同歷前鑒同激後進俾人人感發而興起在上霖雨蒼生在下羽儀鄉黨而人文資天心順地靈暢庶績咸熙於其間然則今日卽永之所宜志者還以志乎永政不徒博綜故實會萃集牘已也正學李君肇某舊相善每互勉以整頓庠序之義自時厥後薰一同請裁於州長申公貢皇仁公鎮及蕭公梅年善公泰皆先後指南而統於司馬王公潤折衷完稿詳至大憲鑒定是舉也第是先父先師誨薰遺意而深賴王公成之也其在古聖質豈敢謂竊比毫釐以上副朝廷陶鑄邊方大憲承流宣布之萬一顧薰地勢執簡以查城人之耳目爲耳目而薰之耳目不敢有所偏執

以查城人之思慮爲思慮而<sub>慕</sub>之思慮不敢有所專  
欲庶幾一筆一削或不背於公是公非若夫觀文而  
化成則查城人之不甘自外於  
同文盛世也<sub>慕</sub>曾何力之有

二祖章皇帝訓士臥碑文

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其丁糧厚以廩膳設學院學  
道學官以教之各衙門官以禮相待全要養成賢才以  
便朝廷之用諸生皆當上報國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條  
開列於後

一生員之家父母賢智者子當受教父母愚魯或有非爲  
者子旣讀書明禮當再三懇告使父母不陷於危亡  
一生員志當學爲忠臣清官書史所載忠清事蹟務須  
互相講究凡利國愛民之事更宜留心

永寧州志

首卷

臥碑文

十

容再問毋妄行辨難爲師亦當盡心教訓勿致怠惰  
一軍民一切利病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一言建白以  
違制論黜革治罪  
一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曲所  
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官治罪  
謹案臥碑八條於順治九年

題准刊置明倫堂之左各官到任及學使接臨於祇謁  
先師之日教官率生員貢監等詣明倫堂行三跪九叩禮  
教育官恭捧宣讀令生監等拱聽若無故規避不到神行

永寧州志

首卷

臥碑文

二

一生員居心忠厚正直讀書方有實用出仕必作良吏若  
心術邪刻讀書必無成就爲官必取禍患行害人之事  
者往往自殺其身常宜思省  
一生員不可干求官長交結勢要希圖進身若果心善德  
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  
一生員當愛身忍性凡有司官衙門不可輕入卽有切已  
之事只許家、氏告不許干與他人詞訟他人亦不許  
牽連生員  
一爲學當尊

說皆須誠心聽受如有未明從  
卽前兩條之意而諄切訓勵使皆爲有體有用粹然循  
良之學也其後五條則於交結官長出入衙門干預詞  
訟以及違制陳言把持官府武斷鄉曲不啻三致意焉  
而其要尤在愛身忍性四字士之一身所繫綦重必知  
愛而後能忍必能忍而後克全其愛至於出入衙門干

預詞訟把持官府武斷鄉曲則尤不自愛之甚而皆起於不能忍之一念故教條於此尤反覆勸戒而揭其要於愛身忍性使知所以檢飭之方也卽第六條之尊敬先生亦欲嚴憚以成其德使循循規矩之中而無敢自恣敬師卽以敬身也所以然者

朝廷莫急於求賢而人材必出於學校求士必先養士養士則必重士尤必使士皆知自重而後其出也有以爲夫士旣廩身贊序爲一方之望次果其敦行修飭式化鄉間則其爲益於官若民也甚鉅苟或恃符妄作恣意

標寧州志

首卷臥碑文

三

冥行則其爲害於官若民也亦甚鉅待之優期之厚則防之不得不嚴戒之不得不切也本部院亦學中人耳幼承父師之訓尺寸不敢踰越爲諸生時足跡不入公庭曾不知唆訟抗糧爲何事幸竊科名忝塵侍從重叨恩命待罪封圻自顧軫庸愧無以堪式多士念多士皆吾同類慮或稍不自檢致誣羞辱則多士之玷卽本部院之玷謹將臥碑八條細加闡繹廣爲刊布俾警省無蹈愆尤爲問諸生在家果能孝於親乎出而從政果能忠盡潔清如書史所載乎利國愛民之事果皆畱意講求

乎斯世斯民所仰望於多士者至重且大多士其何以稱塞乎若夫不法之事甚多而切戒無如好訟何者士莫先於立品恥莫大於辱身一經涉訟無論曲直勝負必先屈膝公堂則已自取辱矣故教條所載必須切已之事始准呈控然亦只許家人代告並不許干預他人詞訟且不許他人牽連作證申儆何等嚴切今乃事不干已動輒跪轍擗輿不待他人牽連早自扛幫代證廉恥掃地言之痛心似此不守臥碑輕則宜加戒飭重且應予斥革地方有司每以生監輒多寬假遂致狂躁妄爲大悖臥碑之訓甚非所以愛之也本部院念斯文之一脈斷不肯倚勢推折亦不敢曲法姑容爾多士其各自遠恥辱毋使士林減色也倘竟怙過不悛仍然出入衙門干預詞訟把持官府武斷鄉曲則是明知故犯自干咎戾多士旣不自愛本部院亦安能姑息爾而不執法從事乎本部院現已移明

聖訓  
學臺並飭行司道府廳州縣凡廩貢生監必須恪遵  
只許家人抱呈代告不准徑自出頭既以禮重士子並免  
特符頂撞與官抵牾致激事端如有不遵

聖訓出頭呈控則其平日必非安分之徒卽事應准理亦當行

學戒飭仍將所控之事摘由存記凡廩貢生監被人控告及不干己事挺身插訟並於他人詞訟列名作證混

淆是非者該府廳州縣分爲三項開具案由按季造冊詳送

學臺存案並請凡遇歲科兩試及貢監錄遺時於衡文之餘兼查此冊以定去取非欲刻繩爾多士正以王成爾多士使無卽罪戾也該教官其悉意勸導嚴加約束爾多士尤宜勉自珍重植品績學處則爲端士出則爲良臣以無負

聖朝作育至意是則本部院所厚望也爾多士其敬聽之毋忽

貴州巡撫臣賀長齡恭繹

恭維

世祖章皇帝訓士臥碑文八條頒布海內諄切告誡勉爾多士者至矣盡矣茲蒙

耦庚中丞細加闡釋特將刊本頒發來永伏讀之下前二條申明有體有用之學後五條揭出愛身忍性之要而復戒之以好諒免之以植品所以王成爾多士使無卽罪戾者意良厚焉本州謹遵

憲頒原文廣爲刊布爾多士務宜身體力行勉自珍重庶幾處爲端士出爲良臣以無負

聖朝作育至意而我

中丞栽培訓誨之恩亦可仰酬於萬一是則司牧所厚望也

道光十六年十一月

永寧州知州黃培杰謹跋

高宗純皇帝訓飭士子文

士爲四民之首而太學者教化所先四方於是觀型焉比者聚生徒而教育之董以師儒舉古人之成法規條亦旣詳備矣獨是科名聲利之智深入人心積重難返士子所爲汲汲皇皇者惟是之求而未嘗不志於聖賢之道不知國家以經義取士使多士由聖賢之言體聖賢之心正欲使之爲聖賢之徒而豈沾沾焉文藝之末哉朱子同安縣論學者云學以爲已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

永寧州志

卷首

上

舍科舉之業則無爲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於死而後已者果何爲而然哉今之士惟不知此以爲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於汲汲爲也是以至於惰遊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爲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子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諸君苟能致思於科舉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爲學則將有欲罷不能者矣觀朱子此言洵古今通患夫爲已二字乃入聖之門知爲已

則所讀之書一一有益於身心而日用事物之間存養省察間然自修世俗之紛華靡麗無足動念何患詞章聲譽之能奪志哉況卽爲科舉亦無礙於聖賢之學朱子云非是科舉累人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爲文以應之得失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雖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也朱子此言卽是科舉中爲已之學誠能爲已則四書五經皆聖賢之精蘊體而行之爲聖賢而有餘不能爲已則雖舉經義治事而督課之亦糟粕陳采寧州志

卷首

九

言無裨實用浮僞與時文等耳故學者莫先於辨志志於爲己者聖賢之徒也志於科名者世俗之陋也國家養育人才將用以致君澤民治國平天下而囿於積習不能奮然求至於聖賢豈不謬哉朕膺君師之任有厚望於諸生適讀朱子書見其言切中士習流弊故親切爲諸生言之俾司教者知所以教而學者知所以學

敬維

高宗純皇帝訓飭士子文於乾隆五年勑石太學嗣復通行各省令教官朔望宣講所以指示學者俾知毋

辨厥志而專力於爲已用意至深垂訓至切乃迄今積習仍未大變則以科舉奪其志也於庠弗思其失請就朱子非科舉累人人累科舉之言而申論之

國家以科舉取士士安得不由科舉進顧亦思設科之意何爲也恭讀

蓋欲使多士由聖賢之言體聖賢之心爲聖賢之徒非沾沾文藝之末然則科舉所以造士何能累人哉卽以文藝論亦必有聖賢爲已之學乃能質有

水寧州志

卷首

十

業科舉於是判然爲二科是泊爲身心病矣王陽明云譬之治家學聖賢者其產業第宅服食器物皆所自置欲請客出所有以享之客去其物具在還以自享終身用之無窮也學舉業者專以假貸爲功效請客自廳事以至供具百物莫不遍借客來雖一時豐裕可觀客去則盡以還人一物非所有也若請客不至則時過氣衰借貸亦不備終身奔勞作一婁人而已是求無益於得求在外者也陽明此譬卽朱子非科舉累人人累科舉之意蓋

水寧州志

卷首

十一

其文藝進於道自來名臣碩儒其所著作無不卓然成家卽單詞片言亦往往流傳不朽其根柢盛也夫心乎爲已則所讀之書體認親切油然有以有樂無適而非身心之業卽無適而非舉子業也出而應舉則直斥所見得失不以紛其心理之明者識自卓心之定者氣自醇不求工於文藝而文藝無弗工不求得於科舉而科舉無弗得所謂學也祿在其中自古及今未之有易無他治身心之

與業科舉原不分兩事也自俗儒舍身心之業而

聖訓之意而推闡之多士其知所辨志哉臣賀長齡恭繹

永寧州志卷首

御書樓在關索嶺頂上樓下爲入漢大道樓中敬懸  
聖祖仁皇帝御書渙默鑑鑰匾額上有

璽章文曰

康熙御筆之寶

永寧州志

首卷

御書樓

十一

永寧州志

首卷

御書樓

十一